

2024 年_國藝會_多元藝術補助『緣續海口』計畫

海口石敢當調查與搬遷工作報告

空城現場（王正祥、林彥翔）撰

本報告書緣起於面臨桃園航空城之歷史地景遭遇抹除，不僅生活消逝，過往之地方信仰、歷史與文化也隨空間劇變而遭遇滅失的挑戰。因此，本團隊嘗試以調查與行動展開對開發現場以及海口村內重要之信仰－石敢當，進行調查、價值重估與保存行動。

報告書內容主要由兩個章節組成，第一章為對海口石敢當所展開的調查報告。第二章為面對的航空城拆遷，映照地方文化的石敢當信仰遭到拆除的威脅，團隊因此展開行動，與不同專家、民代與部門交涉與協商之相關過程。

第一章　海口石敢當：海口、大園、桃園乃至臺灣的歷史文化容器

一、前言

位於北桃園重要溪河南崁溪出海口的桃園大園地區海口聚落，其清晰、明白展現其地理特質的村落名，已能體現臺灣未受都市化影像的鄉村地區，先民誠懇理解地方認知的思考。儘管海口歷史聚落至落戶發展的 200 年間，已歷經長年社會變遷、現代化與產業轉型等劇變。然而，其未曾未全然抹除、順著社會演變而發展的聚落型態與居民續延至百餘年前的傳統文化，仍留予研究者有機會能一探究竟這處聚落。

究竟，隨著清代拓墾先民踏上桃園這片土地，如何選址落戶？如何運用環境資源開展關乎生存之要務？攫取生活之所需？而實質需求外，面對陌生、險惡的環境，動盪不安的心靈該如何平撫？…各種先民各種能動展現在土地環境的打造、布局之中。簡而言之，海口之所以成為今日的海口，海口聚落對外展示而出的樣貌，同時闡述著它的身世。

若以此觀點理解海口石敢當的存在以及今日所在位置，其實都能看見海口人、海口地的交互影響與作用交織的痕跡，亦能洞悉時間於其間流轉作動。甚至，更宏觀地說，祂的存在見證了海口聚落自臺灣清代拓墾時期迨至今日的本土歷史。因此，海口石敢當是海口聚落此處見證清代拓墾歷史的文化地景中，探尋當時先民生活以及宇宙觀，不可或缺的重要結點。往後書寫內容，將從水文與信仰的角度理解，海口石敢當不僅僅是百年來安頓居民心靈的信仰物，更做為一處能夠映照周邊聚落歷史與文化關鍵而重要的「文化地景」。

二、海口石敢當與福元宮、海口埤共構－水與信仰的文化

桃園航空城計畫範圍囊括桃園沿海的大園、蘆竹等地，當地未受到劇烈都市化的歷史聚落皆見證了當地的拓墾歷史，如海口與週邊的竹圍、沙崙聚落中庄頭廟裡供奉著移民鄉土神[1]，明示著臺灣開墾的先民看見將香火、神像自中國原鄉恭請來臺以祈安寧。

以日治時期的地圖理解海口聚落，還能看見當時靠北邊的崙仔尾與南邊的海口還各據一方的模樣，不過這兩處在日後合而為一成為海口聚落的小型聚落，座落位置尤其靠近海濱，並在地形上座落於高起的沙丘上。藉由本人的曾進行的初步研究，原因推測是若當時拓墾情狀未臻理想、收成不穩，仍能依靠海漁撈補充食糧。[2]擇址於小高丘的原因除了能避海潮高漲外，還有機會運用相對易取得地下水[3]。（圖１）

此外水源的獲取除了利用地下水外，有處與聚落緊貼在一旁，如溪河般、後於南崁溪出海前與其流匯，迨至今日清晰可見的狹長水體，亦是另一保障。這處與海口居民日常生活長期共絆的水體，稱為「海口埤」。

海口埤雖以「埤」稱，但其獨特的狹長型貌卻異於遍布全桃園的獨特文化地景－「桃園埤塘」多數接近圓型、團狀的樣貌。埤塘，可理解為先民藉地形如山谷、河溝之勢，以土石於低窪處堆起坡崁擋水，積水形成小水庫，再建設圳路用於灌溉以及滿足其它生活用水所需。海口埤的狹長外觀可判斷是先民築坡於河溝低處擋水，而海口聚落就選擇落腳在埤邊的濱海沙丘，與日常所需水源相近亦能以埤水進行周邊田園的灌溉，近海還能防止水患、又便於捕撈漁獲，再再突顯先民當初落腳於此，因生活、生產等生存所需而展現於空間營造的獨道智慧。

- 信仰安定自然的叵測

  儘管能依靠先人的經驗、對環境的獨道理解能將天然郊野化為足以安居的家園，人類對於大自然的調控仍有其極限。海口埤水隨著氣候變動所造成變化多端的災患則是海口先民亦須時刻提防的生存難題，而海口埤與聚

---

[1] 轉引自鄭芳祥（2022）。

[2] 引自王正祥（2021）〈海口與竹圍聚落與地景的在「地」風味〉《空城現場－海口與竹圍專號》。「…至少，留在匯流南崁溪出海口周邊的沿海地帶，海口村邊上就有天然的瓦窯溝供給淡水，善加築堤之工事堵水就成為居民今日所熟知的海口埤（竹圍村亦座落於瓦窯溝流域周邊），便能供周邊田地灌溉所用。哪年老天爺若是不賞臉降旱於斯而造成園田欠收，尚有資源豐厚的臺灣海峽能以漁撈補足糧食。」

[3] 轉引自韋煙灶，〈新竹沿海地區的地理環境變遷與區域發展〉，《海洋文化學刊》第五期（2008）。